

徐光耀文集

第一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100

徐光耀文集

第一卷

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光耀文集. 第1卷/徐光耀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4

ISBN 7-5434-5647-8

I. 徐… II. 徐… III. ①徐光耀—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0704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2.62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47-8/I·921
定 价 159.00 元 (共五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xksell@vip.163.com

写在前面

选编“文集”，总有一种算总账的心情，这很像为自己打造骨灰盒。学习写作快六十年了，难道真的就此画个句号吗？

要力争保持质量，让人看见一点文学；又常禁不住敝帚自珍的癖性，弄得难以割舍。佛家说“舍得”，有“舍”才有“得”，要“得”必须“舍”，这个关系，说来轻松做起来难，尽管从总量说，舍去了四分之一，而文学性和史料性打架的结果，仍难说文学性总占上风。但也不能说缺少让人痛快的地方。画家兼散文家的韩羽曾对着镜子揶揄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这种小小的得意，我也有过，可惜不常有。

作品的编排是先分类：第一卷为长篇和短篇；第二卷是中篇加黑白诗词；第三卷为散文；第四卷

是报告文学和杂著（包括评论、杂文、自述等）；第五卷是一个话剧剧本及四个拍摄过的电影剧本。具体排列则遵守一条原则：概以写作年月为先后。有朋友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看清作者的“足迹”——如何从“光屁股”长到成人的。另一个好处是省事。通统加起来约一百五十万字，多么寒碜简陋啊。

近六十年的写作就是这么一堆。从头读罢，倒也有个感想：在复杂的人生世界过一辈子，是并不容易的，一路上艰险、曲折、罪戾，太多了，真是汤镬炼骨，魔焰炼魂，几番地胎脱骨换。但你经验过、奋斗过，也慷慨豪迈过，在大灾大难面前，不曾毁坏良心，落个体完神清，这也就很值。站在这个历程的高处瞻望前景，完全有理由充满乐观：国家、民族，都在迅猛向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将带来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加以人类良知良能的普遍提高和张扬，终将导致一个符合真善美大原则——自由公正幸福的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以大放宽心的。

“文集”毕竟出版了。一些作家朋友为此积极建议，河北省作协领导全力组织、策划，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大力支持，河北教育出版社也慷慨协助……我说这些，都不为感谢，是他们为发展、繁荣文学事业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动。我和读者是应予纪念的。

徐光耀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石家庄

目 录

长 篇 小 说

平原烈火 (3)

附录

我怎样写《平原烈火》 (166)

文学上的一次短促突击 (172)

短 篇 小 说

周玉章 (179)

鸡和牛 (182)

纠纷 (189)

赵有志 (192)

大家帮助 (198)

前前后后 (212)

2 目 录

秀燕儿	(218)
傻牛	(234)
老陶	(243)
万事起头难	(249)
相亲	(257)
树明和莺花	(263)
齐又昌	(288)
故乡明月	(301)
望日莲	
——从一篇回忆录套来的故事	(317)
“心理学家”的失算	(336)
二龙堂看“戏”	(351)
长眉大褚	(361)
指挥部的午餐	(371)
双玉潭	(380)
微笑	(391)
美满婚姻	(398)
还在“拉锯”的时候	(414)
往日的云烟还在弥漫	(423)
柏树林中的香火	(442)
“造反”声韵	
——《我的喜剧》之十一	(450)
附录	
短篇集《望日莲》后记	(459)



◆ 长篇小说

平原烈火

一九四二年五月，冀中抗日根据地整个地翻了一个过儿。

冈村宁次坐上飞机，在天上指挥着五万鬼子兵进行大“扫荡”，残酷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红火。日本鬼子的汽车把遍地黄金的麦子轧烂在地上，骑兵包围了村庄，村庄烧起来，熊熊的火苗儿把黑烟卷上天去。步兵们端着刺刀，到处追着、赶着，把抗日群众从东村追到西村，又从西村追到东村。遍地是“嘎嘎嘎咕咕咕”的枪响，遍地女人哭孩子叫，多少个英雄倒在血泊里了，多少个战士牺牲在枪弹下，多少个地方工作人员，投的投河，跳的跳井，有枪的把子弹打光了，剩下最后一颗打碎了自己的头，多少个青壮年、村干部，被裹着走了，送了煤窑，载出关外，运去日本三岛！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的突围了，有的冲散了，有的战至一人一枪为国壮烈殉难了。剩下的净是些便衣游击队，看来是不大顶用了。

也有个别无耻的家伙、怕死鬼，向敌人屈膝了。也有个别意志脆弱、政治上不坚定的人逃跑了，逃到城市去，逃回家里去。

虽然鬼子的死尸躺得遍地皆是，他们的血一点也没有少流，但是他们还是嚷着“胜利”了，嚷着“八路被彻底肃清”了。

冀中——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变了质，它的元气大大地受了损伤。千万条汽车路连起来了，千万里封锁沟挖成了，岗楼儿就像雨后出土

的青苗，不几天便钻了天，成了林！鬼子、“皇协”^①遍地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军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②了。看吧，满眼净是敌人的势力，白日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有几个家伙跑到大街上叉着腰吹起风来：“八路军蛤蟆老鼠也想成什么大气候？！”老百姓都耷拉着脑袋，眉上锁起了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起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上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是一阵什么风啊，把世界刮成了这个样子？

但是，共产党是杀不完的。只要有它一个火星，它终究会烧起腾天大火来。

—

七月，日本鬼子把“扫荡”重点转到沧石路以南来了。深县、束鹿、宁晋、晋县……各地的大小据点都驻满了鬼子，六分区的根据地被铁桶似的包围起来。

在一个云雾遮天的早晨，宁晋县大队陷进了敌人的大包围。驻地孟各庄四外都发现了敌人，枪声首先从东边响起，随后北边南边都有子弹飞过；西边，远远可以看见一溜人影正扑着枪声迎过来。情势是明明白白：顶住打，就要被消灭，除了突围，再没有别的道可走了。

① 当时游击队和老百姓都这样叫伪军。

② 当时根据地的村庄都不支援敌人，哪村开始支援敌人，建立伪政权，就叫给敌人“挂上钩”了。

一中队长周铁汉接受了大队长的命令：趁敌人包围圈还没有合紧，坚决冲出去！周铁汉是个二十五岁的结实小伙子，生得膀乍腰圆，红通通的方脸，虽不是太高的个儿，给人一看，却觉得十分魁梧。他把盒子枪登开栓，压够一条子弹，用大拇指扳住机头，朝沿墙站立的战士们一抡，亚赛敲着钢板的声音说道：“同志们！有没有骨头，是不是英雄，就看今个这一天了！是耻辱，是光荣，也就在这一回了！有种的跟我走哇！”半截黑塔似的丁虎子一步站了出来：“周队长，我在头里！”他是个共产党员，一向有“打仗瘾”的。周铁汉用枪向西北一指说：“好，走啦！——二排^①跟着！”

“忽忽忽”一股风响，队伍一支箭似的入了村西道沟。一中队后面是大队部，担任掩护的是二中队，人员足有一百三四。可是，除了“忽忽忽”的声音及离得还很远的枪声以外，再听不见一点响动。经受过几十次战斗的周铁汉，一听这声音，就觉得今天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想偷个空子玩个花招钻出去，是万万没有可能的。

几天来的情况太紧张了，太急迫了。宁晋城不算以前增加的，只昨天一早，就由赵县开来二十八辆汽车，车上没有一个不是鬼子兵。牙口寨的鬼子也增到六七百。在束鹿、晋县地里，情况更加严重，新据点一天安了五六个，大队的汽车和骑兵来来往往，十分频繁。周铁汉早已感到：恶战总有一天要逼来头上的。现在，依照眼前情况看，这一天是到来了。

正是为此，周铁汉此刻的心里没有慌，事情逼得他反而下了一个狠心，他想：在这个时候，怕死就准死，把脑袋放在一边去拼，合大家的劲一块拼！拼得越顽强越勇敢，就越没有危险！想到这，他不由得把队伍前后看了两眼：二班在最前面，丁虎子持大鼻子捷克式领头，后面一个一个紧紧跟随，大部分是二年左右的老战士，全是经过多次战斗的生动活虎。在身后的一三班和二排，也个顶个的结实雄

^① 一个中队只有两个排。

壮，浑身劲气，情况虽然紧急，却看不透有一个发髻。周铁汉看到这里，信心更强了，精神更高了。有这样一群钢铁打造的战士，将近一半的共产党员，有什么冲不破的，有什么可怕的。

大队长的计划，是甩掉后面——东面和南北两面的敌人，顺道沟悄悄地插往西北，争取在西边敌人还没有发觉我们的队伍以前，从敌人空子里钻出去。但是，一来敌人太多了，二来有五十公尺道沟没有完全挖通，西面敌人看见了在这段路上飞跑的人，立时扇子面一样散开来，左面的一股，就一直抢先向道沟截下来，企图迎头挡住去路。

周铁汉看得清楚，想要跑在敌人前头，不叫敌人截住，已经来不及了。便一面命令一排说：“坚决冲！敌人挡就打它，一定要过去！”一面闪在道旁，等大队长赶上来。

大队长钱万里的矮个儿，一步一步稳稳地跑上来了。手里拿着一块粗布手巾，不时擦着光头上的汗珠，盒子枪仍旧插在套子里，还如平时那样四平八稳，好像不是在打仗一样。通讯员金山怀里抱着“马四环”^①紧跟着他。

“大队长，敌人眼看把道沟卡住了，把整个队伍拿上去冲吧！”周铁汉好像掐着一抱东西，双手向敌人方向做了个猛抛的姿势，这样问着大队长。

“你的队伍呢？前头怎样了？”钱万里叉开腿，稳稳站住说。

“一排全上去了，我让他们坚决打过去。”

“很好。”

周铁汉以为得到了批准，一翻身，拔步要跑。钱万里又叫住了他：“等等。”

钱万里把手巾遮在眼上，向敌人方向仔细地观望着，好半晌，把周铁汉几乎等得不耐烦了，才放下手来，轻微地摇了摇头说：“不行，我们冲不过去……”周铁汉立即接过去说：“冲不过去也得冲

^① 七九步枪的一种，类捷克式，马步两用，有四个穿背带的环，故名。

呀！总不能停在这叫人家来消灭！”钱万里深洞似的双眼转了个圈，用一个指头点着周铁汉的前胸说：“要这个样子：你的一排继续顺道沟插下去，在那柳子行前面打个冲锋，占领那两块坟地，争取把敌人主力吸引到交通沟上。然后，大队直向西南，从敌人的空子里钻出去。”钱万里把话顿住，察看着周铁汉的颜色，见周铁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接下去说：“这是个十分危险的任务，敌人知道了当以后，一定要想法先消灭你们，周队长，你的任务就是：先去粘住敌人，掩护大队主力突围；然后不要叫敌人粘住，把队伍带下来。”

周铁汉知道这副担子是有千斤重的。可是，任务来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一千斤就担一千斤，有一万斤就担一万斤，没有二话可说的。周铁汉简单地应声“是”，转身跑到前面去了。

这时，西面敌人已开了枪，子弹迎头擦过。北东南三面的敌人，随即椅子圈似的兜抄上来。二中队后尾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炒料豆一样，一会儿就响乱了。

从前面传来一片震耳的杀声。钱万里看见：周铁汉跃出道沟，抓紧盒子的手摆着旗子一样，连连向前挥着。战士们从他面前冲上去，把柳子行附近的两块坟地占领了。这一来，西面敌人的七成兵力被吸引在道沟上，他们拼命地要卡死这道口子。而在西南，却有一个空子给闪开了。钱大队长见时机已到，双手一摆，带领其余三个排，跃出道沟，一阵疾速的飞奔，从西南的口子里突过去了。

二

果然，用冲锋粘住敌人的一排，在撤退的时候，又被敌人粘住了。柳子行里的鬼子见大队主力大部钻了出去，膏药旗冲天晃了几晃，五六十个鬼子哇的一声冲上来，把一排由两个坟地压在一个坟地，机枪、炮弹，急风暴雨般直射过来。一排凭了三十支步枪，不要

说招架，抬起头来的空儿也没有了。一班是被压下来一次的，半个班遭了伤亡。眼下的危险，用战士们最不祥的话说，就是：“撤不下来了！”

鬼子的第二个冲锋随时可以压下来。周铁汉在地上伏着，两道扫帚眉拧成个“一”字，闪着火眼盘算：现在撤是不行的，一定叫敌人把队伍追散；要撤，必须把第二次冲锋打退，煞煞敌人的气焰。于是，他告诉大家：把手榴弹全部放在手边，拧开盖，勾好线，听命令就摔。他自己，把所有三个手榴弹都放在身下，三根弦一齐叼在嘴里。说时，前面柳条子乱晃，成群的黄呢子野兽又纵身起来，一排亮闪闪的刺刀反着光，鬼子的第二个冲锋又压下来了。看看只离着三四十公尺，周铁汉就地一滚，一纵跳起来，用嘴把线一拽，右臂一抡，冒着白烟的手榴弹流星似的飞出去；“手榴弹，摔呀！”随着周铁汉的声音，“黑乌鸦”成群飞出，火星飞爆，浓烟腾空，一眨眼的工夫，天也遮暗了。上来的鬼子，前头的七八个先先后后仰身栽下去，后面的调屁股窜回了柳子行。趁这时，一排的战士们兜起旋风，一溜烟向南跑下去。

刚跑出七八十公尺，鬼子的机枪兜屁股狠命盖来。一排眼前是一片开阔地，大地上只有旱得卷了叶儿的青苗，不足一尺高低，没有半点儿隐身的地方。二班长张子勤被连响的机枪打断了腿，横栽在地上。一个战士上去搀他，刚一弯腰，也翻身仰倒了。丁虎子赶上去摘了那战士的枪，挎在脖子上，伸手就拉张子勤，要往肩膀上搁。张子勤把他的手一挡，错了错牙，镇定地说：“我不顶事了，你还是快照顾非党同志去吧！”丁虎子道：“这可不能，谁也丢不得！”张子勤扭个身，紧掐住鲜血浸透的大腿，咬住牙关说：“赶快走你的！我无论如何是脱不过今天了，照顾我只会白白连累你们。”丁虎子说：“我死不了，就不能把你丢给敌人！”说罢，从身后架起张子勤的双臂，打算托起来抱着走。张子勤回头一看，见鬼子们的小钢盔一颠一颠已追上来，再几步就赶到了。他把心一横，上身猛力一摇，挣开丁虎子

双手，用命令的口气叫道：“丁虎子！放了！”丁虎子突然吓了一跳。张子勤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用嘴把盖咬下去，弦迅速套在手指上，把身旁的枪一指道：“革命的武器，快拿去！再要动我，要看看手榴弹！”丁虎子噙着泪把那支三八式挟起来，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张子勤平静如水，半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把手榴弹藏进衣服里去了。

远远瞧见，一个鬼子上去了，刺刀逼住张子勤的心口，张子勤没有动。第二个、第三个又上去了，他们想架他走，可是，就在扶住他的胳膊的时候，从他怀里猛升起一团黑烟，一顶钢盔滴溜溜飞上了半空。烟落下去的时候，那一团四个人都躺着。

周铁汉和丁虎子相对看了一眼。奇怪得很，周铁汉铁青的脸上，不知为什么笑了一下，他说：“虎子，看见了吧？要死，就这样去死！”

三

明明是大队抓住了一个村庄——北圈里，突然“轰轰隆隆”，烧了鞭炮市一样，一阵枪声响成一团。又见许多战士混乱地奔出村来，慌张地往回跑着。

“中了埋伏吗？”周铁汉腿下加快脚步，急急朝领头跑下来的那人迎上去，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他越迎住那人跑，就越生起气来。那家伙左手拖着枪苗子在地上拉，右手只管一掀一掀摘掉身上的东西；米袋子、背包早扔光了，正往下摘手榴弹。

“你是哪的？混蛋！站住！”

那家伙被陡然一吓，昏昏地站住了，白蜡色的脸上，一对灰溜溜的眼睛，只管盯住周铁汉看，两腿索索地狠命筛着糠。许久，才嚷嚷地说：“二中队的。”

“往哪跑？”

那家伙指了一下村里说：“村里净鬼子。”

“鬼子，为什么不打过去？”

“……”那家伙张着嘴，喘着，不知说什么好。

“转回去！——临阵脱逃，崩了你！”周铁汉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严峻。这严峻给他的话加重了分量，似乎每一个字都几千斤重，令人不可抗拒。

那家伙莫奈何地转回身去。周铁汉问清他叫尹增禄，又问清大队在什么地方，就直跟住他的脊梁，让他带道进村。

和尹增禄一块的十几个战士，见这情形，早已停了脚，闪在路旁，没有主张地眨着两眼看。周铁汉把头向前一甩，一齐让他们跟了走：“往后跑也是敌人，宁死在阵前，不死在阵后，小伙子们上前冲！”十几个人中马上有一个小伙子站出来，把拳头一举说：“二中队的成一列走好，胆大的往前头靠！人都是肉长的，人家全不怕，为什么咱怕？”周铁汉心里不由得叫声：“好！”肚里的气马上消了一半。他认得这个小伙子是二中队的五班副，新近才入党的，名字叫赵福来。便柔声对他说：“福来，这十几个人由你负责，跟在我们后边，千万不要再跑丢了。”赵福来停住脚，咋地打个“立正”，满精神地答道：“是！”

尹增禄带头往前走着，每走几步就反回头来偷眼看看，见周铁汉气汹汹两只虎眼瞪着他，脚下忙紧跑几步，不一会，却不知不觉又慢下来；再偷看看，又紧跑几步。周铁汉就一直瞪着他，走近了北圈里。

村里的枪声已经转到西南上去了。屁股后面的敌人也被甩了二里远。鬼子是不着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宁晋大队已是进了牢笼的小鸟，扑棱^①不出去了。

就在这时候，尹增禄又把一件罪恶铸成了。大队原是在十字街附

① 抖翅要飞的动作。